

特务

石钟山著

037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石钟山著

特务

037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务 037/石钟山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6. 8

ISBN 7-5321-3055-X

I. 特… II. 石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7281 号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特务 037

石钟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00,000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,100 册

ISBN 7-5321-3055-X/I·2337 定价: 1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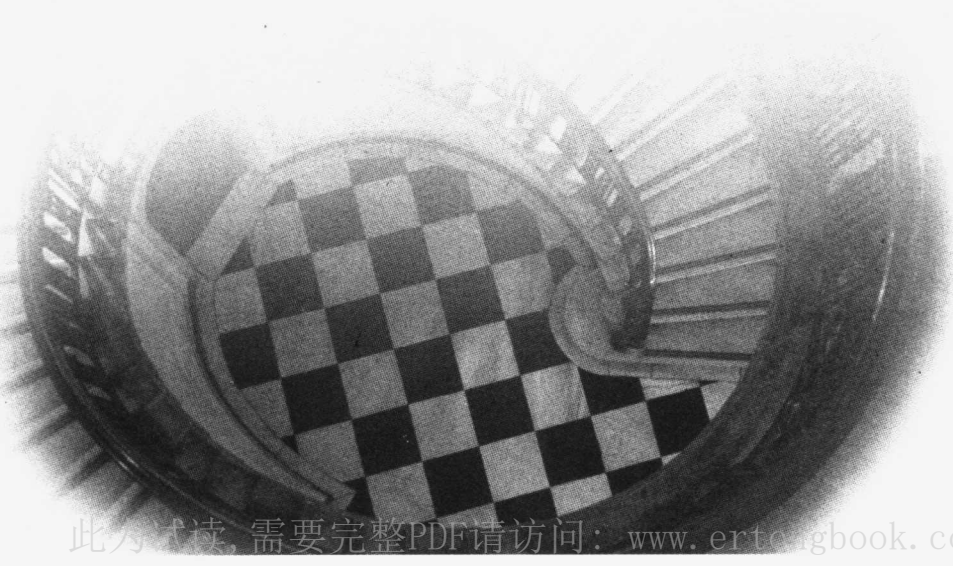
T: 0512-66063782



目 录

特务 037	1
狗头金	111

特务037





引 子

公元 1949 年春,陆城解放前夕。解放军四野的大军兵临城下,城外遍地是红色的旗帜,口号声、歌声一波又一波地传到城内。解放陆城的战斗一触即发。城里的百姓知道要打仗了,连夜扶老携幼,掳了全部家当,仓皇着往城外逃去。驻扎在陆城的国民党守军,在四野的部队还没出现时,就在陆城显眼的位置打出了标语、口号——国军誓与陆城共存亡等。这不过是一句口号罢了,当四野的大军真的出现在陆城郊外时,国军的气势只剩下那些标语在风雨中飘摇了。

城内的百姓一乱,守军也乱了。守军是有命令的,不许城里的百姓外逃,城里没了百姓,守军就是活靶子了,无论如何是守不住陆城的。

刚开始,守军还把想出城的百姓往回赶,后来出城的人多了,赶都赶不及了,许多无心恋战的士兵,把军服脱了,换上百姓的衣服,裹挟在出城的人流里,逃出了城外。那几日,陆城上下鸡犬不宁。

守军司令部也是一片狼藉的景象,文件该烧的烧了,该打包的也打了包,乱哄哄一片。昔日威严的指挥部,此时一副混

乱的样子，溃退在所难免了。

司令部特工科中尉参谋于守业，就在这时被人带进了一间神秘的办公室。办公室并不神秘，只是司令部的一间普通办公室，而此次谈话的氛围是神秘的，门口有士兵持枪而立。特工科科长于守大亲自将于守业径直带到神秘的中统局上校面前。

于守大是于守业的哥哥，是中校科长。在中统局上校谈话前，于守业很想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。于守大始终一字未提，只是说：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
中统局的人找于守业谈话这还是第一次，特工科一直归中统局管辖，搜集情报，也盯梢自己的人，发现情况及时汇报，至于如何处置，由中统的人定。虽然是上下级的关系，但直接打交道的时候并不多，特工科只是中统局的耳目和喉舌。上校的表情很神秘，戴着深色的墨镜和雪白的手套。

于守大带着于守业走进来时，上校只微微点了点头，又扬了扬手。于守大立正后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于守业盯着上校。上校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委任状，推到于守业面前。于守业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份关于自己的委任状，上面写着委任于守业为陆城地区少将专员，陆城特别行动组组长。

血就是在那一瞬撞上头顶的，于守业感到眼前猩红一片。从中尉到少将，瞬间就完成了，二十七岁的于守业现在是少将专员了。他的脸先是红了，然后又白了，由红转白的过程中，他

的头脑也清楚了。他明白，这是中统局的人开给他的一张支票，这张支票眼下是无法兑现的，解放大军攻城在即，少将专员将意味着守军撤走后，他要留下来坚守陆城，然后等待有朝一日收复失地；只有陆城收复了，他少将专员的身份才能得以验明正身。眼下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委任，他都得服从，因为他是军人。他是怀着报效国家的心情入伍的。入伍前，他在南京上学，当时哥哥于守大已经是军人了。南京失守后，哥哥的队伍撤退了，他就提出要跟哥哥一起走。在南京城外数月的抗战中，已经有许多青壮男女入伍从军。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，面对着日本侵略者，南京的军民可以说是同仇敌忾，和日本人展开了一场拉锯战。几个月下来，南京沦陷了。也就是这几个月的战斗，唤醒了于守业沉睡在心底的正气，就在国军撤出南京城时，他毅然弃笔从军。

家里只剩下父母了，队伍撤出南京城时，父母和城里的百姓一道，目送着队伍中的兄弟俩渐行渐远。随后，日本鬼子进城了，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。父母就是在那场血腥中死去的。消息传来时，兄弟二人的眼睛都红了，他们不明白，国军的指挥员为何不下令在南京城外和日本人决一死战，哪怕是战斗到最后兵一卒，他们也心甘情愿。他们不怕死，但他们是军人，军人就要服从命令。国破山河在，报效国家、为国捐躯的豪情就是在那一刻注入到了于守业的生命里。

以后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内战全面爆发。和共产党的部队作



战时，于守业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当年抗日时的豪情和悲壮了，军人的职责告诉他，只能是各为其主了。不曾料到的是，国军在内战的战场上节节败退，先是丢了东北，接着又失了华北，眼下华中也岌岌可危，国军大势已去。这仗不知道是怎么打的，稀里糊涂地就败了，于守业感到压抑和窝囊，但仗还是要打下去。此时，中统局对他的这份委任容不得他多想，他也没时间去多想，只能接受。在黄埔军校时，他举起右手，曾面对着青天白日的军旗发过誓：我愿为党国捐躯。

上校表情阴冷地看着他道：你的代号是 037。国军撤走是暂时的，不久还会回来的，到时候你老弟就是劳苦功高的功臣，国军会为你重重地记上一笔的。

说到这儿，这次神秘的使命，就算委任完了。于守业吁了口气，双腿并拢，认真地上校敬了个礼。上校笔挺地立起，回了个礼说：037，你现在是少将专员，应该是我给你敬礼。

上校虽然这么说，但他一点也没有找到少将专员的感觉。他像刚进来时一样，规规矩矩地退了出去。

他还没看到少将军衔是什么样，便脱下了中尉的军服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他换上了一件长衫，由兵转民的仪式眨眼间就完成了。此刻，他的面目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地道的教书先生。

离开司令部之前，哥哥于守大把他邀到了家里。于守大的家安顿在司令部后街的一个巷子里，嫂子是南京城里逃出来的

学生,后来嫁给了哥哥。他们的孩子已经一岁多了,名字叫陆生。哥哥的家此时也是一副逃亡的样子,该收该扔的,早已收拾妥帖,随时准备出逃的景象。嫂子紧紧地抱着陆生,似乎不留神,孩子就会丢了似的。

哥哥和他喝了一杯酒。此时的哥哥不仅是他的哥哥,还是他的上级。哥哥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,只是闷头喝酒。后来,哥哥抬起头来说:你好自为之吧。

他抬眼望着哥哥,想说点什么,又没想好的样子,索性就闭上了嘴巴。后来,他也说了句:哥,嫂子,你们也多保重。

国军撤退之际,一切都是生离死别的样子。

离开司令部后,他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停了下来。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打开门,看了看他,只说了句:跟我走吧。

他就跟随在汉子身后,转过几条街。街上冷冷清清的,只有国军的队伍一列列地跑过。

汉子带他来到了一所学校。学校显然已经停课了,不见一个学生。校长和一个看门的老头等在那里,校长五十多岁的样子,落寞得很,不冷不热地冲着他道:学生都逃到城外去了。

于守业看着眼前空落落的学校,他明白,自己以后的身份就是这个学校的教书先生了。少将专员和 037 这个代号,他会深深地埋藏起来,连同他的过去。

校长又说:老师也逃了,等不打仗了,老师和学生还会回来的。

于守业点点头，冲校长笑了笑。

校长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带他在学校里转转，最后在一间宿舍前站住了：兵荒马乱的，你就先将就着住吧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望着未来的“家”，心里乱七八糟的。最后他点了点头，冲校长笑了笑。

在陆城解放前夕，他以一名流浪的教书先生的身份到了陆城这所学校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这所学校将伴随一生，在当时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

小 莲

十几天后，四野的大军开始攻城了。守城的国军在城外和四野的部队稍有接触，便一泻千里。四野围城之时，守军便做好了撤退的准备。内无战将，外无援兵，国军只能溃退了。当守军潮水般地从陆城撤走时，于守业站在学校门口，心里一下子就空了。这就是他曾经效力、追随的国军，眼前却是溃不成军，作鸟兽散。他的心脏“别别”地跳着，不知是为自己，还是为了这支部队。

后来，他就看到了哥哥和嫂子，他们坐在一辆吉普车里，裹挟在溃退的大军中，车鸣着喇叭，缓慢地在队伍中穿行。可能是哥哥于守大特意安排了这次诀别。哥哥面色苍白，朝他这边望过来，还不易觉察地举起了手，隔着车窗向他摇了摇。车座后排坐着嫂子，嫂子怀里抱着陆生，嫂子毕竟是女人，心软，早就哭得不成样子了。

车渐行渐远。这是他最后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亲人。他想起了从南京城逃出时的场面，鼻子一酸，他扭过脸去，想抹去眼里的泪。回头时，看见了校长，校长袖着手，立在那里，望着远去的队伍，一脸的茫然。他含在眼里的泪，冷不丁就干了。



眼睛涩涩的，他打了个冷颤，然后哑着嗓子说：这风真大啊。

校长没有看他，目光越过他的头顶，望着很远的地方说：都过去了。

真的都过去了，随后解放军的队伍骑着高头大马进城了。一切都不一样了，陆城解放了，这是1949年春天的某一天。

几天之后，沉寂了多时的学校热闹了起来。一群红红绿绿的女人被送到了学校里，稍有些常识的人，一眼便可以看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女人。这是一群从怡湘阁、小红楼里解放出来的女人，人都很年轻，也算得上漂亮，穿金戴银的，脂粉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学校的角角落落。

他轻而易举地就看到了女人堆里的小莲。小莲不论站在哪里，都显得卓尔不群，头发烫过了，柔软地翻翘着，面色有些苍白，一副病西施的模样。神色忧郁，却透着一种不屑，是那种

见多识广的高傲。小莲也看到了他，穿长衫，一副教书先生打扮的他，她的眼神略略有些惊诧，很快又回到了先前的冷漠表情。

当初，他认识小莲就是被她身上的那股劲儿吸引了。小莲是怡湘阁的姑娘，他第一次见到小莲是一年前的事。陆城的商界他有一个朋友，姓李，人称李老板，做些和军火有关的生意，像“红药”、“烟土”和弹药什么的，做生意嘛，什么挣钱做什么。李老板带他来过一次怡湘阁。在这之前，他知道陆城有大、小“红楼”和怡湘阁，可从来没去过。

就是那一次，他认识了这位小莲姑娘。也可能是小莲的忧郁让他很好奇，走近小莲后，他才发现小莲是个有品味的姑娘，吹拉弹唱、琴棋书画样样都能拿得起来。怡湘阁的姑娘分两种，一种是卖笑，也卖身；另一种是只卖笑，不卖身。小莲属于后者。她每次接待客人，都是将客人引进一室，室内有书有画，隐隐地飘散着丝丝缕缕的墨香。沏好的新茶，被客人有滋有味地啜着，客人若没有别的要求，小莲就会操琴弄弦，不疾不徐地为客人吟上一曲。若客人想说话了，小莲便取来棋子，一边与人下棋，一边聊天。声音温软，绵若游丝，与其天然的忧郁气质，更是别有韵味。只那一次，于守业就被小莲深深地吸引了。以后，不用朋友相陪，他自己到了怡湘阁，点名就要小莲。逢小莲有客，他就等在一边；等不及时，下次再来。

时间长了，他对小莲就有了了解。小莲是江南水乡人，父

亲做过官，后来经商，日本人来后，兵荒马乱中，一批货被日本人截了。从此，家道中落，一股心火顶上了，人就死在了异乡。母亲去寻父亲，再也没了音讯，无依无靠的小莲，来到陆城投亲，亲戚没找到，却流落到怡湘阁挂牌接客。

于守业每次来，都换了便装。国军也是有纪律的，不准随便出入风月场所，他又是特工科的人，平时上司对这些参谋要求也很严。纪律归纪律，却挡不住小莲的诱惑。他一次次地来，偷偷地和小莲会上一面，哪怕只喝杯茶，看上几眼小莲，再匆匆地离去，他也心满意足。

小莲是个体贴客人的姑娘，每次来只称他“于老板”，他不详说，她也不多问，但两人相似的口音，还是隔不断他们之间丝丝缕缕的乡情。时间久了，两个人就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，一壶茶、一支曲后，他们就用家乡话闲聊起来，说的都是些童年往事，说得多了，才发现彼此的童年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。一方水土，养一方人，就连儿时的游戏也是大同小异，一对快乐的男女，仿佛回到了无邪的孩提时代。看着面前桃花般吟笑的小莲，一股火苗“腾”地便燃着了。一年前，哥嫂就在为他张罗婚事，二十六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，一心只想着军人的出生入死，而部队不停地调防，也让他少了谈婚论嫁的心思。而眼前的小莲，如一粒炭火，点燃了他内心的干柴。

那些日子，他一有空就来找小莲，不论白天晚上，小莲见了，总是会心地一笑。然后，起身泡茶，弹琴，他心里所有的阴